

耕种之欢喜

种菜小记

□郭德诚

离我家后窗不远,有一小块空地,妻子闲着没事儿,就把它收拾出来,种了点小白菜、朝天椒、小葱、香菜什么的。怕小孩子不小心踩踏,狗、猫乱刨,就用小竹竿、树枝,扎了一圈篱笆墙,齐腿高。

原本就是玩,也没当一回事。过了一段时间后,地上毛茸茸绿了一片。刚拱出土的小苗,有的小叶片如扇子,有的长叶子直愣愣地对天,在风中摇头晃脑,煞是可爱。妻子更上心了,水也浇得勤了。

这片菜地,由嫩绿变成深绿,再由深绿走向争奇斗艳。朝天椒,泛红着脸,冲着蓝天,似要大声呐喊;小葱,如绿色的丛林,密密实实,守卫着菜地一角;白菜,就地铺开,如莲花朵朵;香菜,如一片小竹林,随风摇曳着一片清闲。

小小一片菜地,在夕阳斜照下,在地上印出一个歪歪的剪影,像一幅木刻画,篱笆墙就是那画框。晚霞满天时,这画也随变成了温暖的黄色,赏心悦目。

孩子都是自己的好,菜也是一样的。吃着自己种的菜,心里就特别舒服。弄得有时候做饭,不是想吃什么做什么,而是看菜园子里哪种菜该摘了。想想,不免暗自好笑。

我们这片居民区不大,住的大多是上班族,跟鸟儿差不多,一大早飞出去,傍晚倦鸟归林,看孩子的看孩子,做饭的做饭,抽油烟机呼呼作响,锅碗瓢盆叮零当啷。做汤少棵香菜,炆锅缺根葱,下碗面没有绿叶菜,都是保不齐的事儿。锅都支上了,去哪儿弄?就有人慌慌张张来敲门,想去菜地里救个急。嗨,这用得着问吗?赶紧去呀。

种菜这事儿,原本就是玩,当花养的,给环境添点儿绿色。吃菜,那纯粹是放羊拾柴火——捎带,主要是体验一把种地的新鲜。那块地上的菜,总共也不值几块钱。邻居能来摘,分享种菜的乐趣,也是个好事呀。所以每次对来人,我们的回答都非常明确:“不是个事儿,需要就去摘,不用打招呼,这一来一回,锅都烧红了。”来人感谢地一笑走了,但有时候,还有人二次来敲门打招呼。

初时我没在意,次数多了,觉得这事可能出在篱笆上。那篱笆,性质和锁是一样的,所谓锁君子不锁小人,我就和妻子商议,把篱笆拆了,她说拆了狗、猫乱刨。想想也是,我就找了一块纸板,在上面端端正正写了四个字:“需者自摘。”挂在篱笆墙上。这也算是自动解锁吧,省得麻烦。

去年秋天,老家的侄子结婚,好长时间没回老家了,我俩就回去住了十来天。回来一看,那块小菜地郁郁葱葱,一片丰收景象。朝天椒,个个像小火炬似的,朝天耸着;白菜,粗大的叶子,扑扑棱棱的;香菜,有的茎都变成了紫色,再不收就老了。很显然,我俩不在家的日子,有人在浇水、打理,但没人采摘。再看看我写的那块牌子,纸板已卷了边,墨迹也淡了许多。

太阳升起,那片菜地,就像一幅色彩浓重的油画。红,红得热烈,绿,绿得浓厚,在旭日铺就的金黄底色上,显得那么温馨、柔和,一阵微风吹过,更显摇曳多姿、生机勃勃。

昨日惊蛰,农谚有云:“到了惊蛰节,锄头不停歇。”

春风沉醉的日子,在阳台上,在庭院里,种点绿色植物,也能感受耕种的乐趣。

回想起在农村的时候,有田有地,种土豆,种萝卜,种白菜……

如今在城市里生活,有阳台,有花盆,种薄荷,种紫苏,种藿香……

看着嫩芽冒出时的惊喜,看着抽枝展叶时的愉悦,畅想着采摘收获时的满足……

闭上眼睛感受春气萌动,大自然已然迸发新的活力,动手吧,打造属于自己的幸福!

红萝卜力齐

□杨栎

母亲每次种红萝卜,红萝卜籽儿都跟不要钱似的。还别说,我家的红萝卜籽儿还真就不要钱。

年前,趁着价钱高,最后一畦红萝卜,母亲才舍得刨出来。霜花覆盖着大地,泥土也上着冻。地底的红萝卜,想无损出土,一需要耐心,二需要技巧。

蔫巴的萝卜缨,跟死马尾巴似的,不能全揪光。留个两三寸,用来精确判断红萝卜的位置。工具是三齿叉,齿长三十厘米,要直上直下,全部没人再斜着用力。否则,破相的红萝卜,身价将大打折扣。有些城里女人,买菜跟选美似的,一丁点儿破损,都是压价的砝码。

母亲弯腰刨,我蹲着捡、剥泥。线手套根本抵挡不住刺骨的寒意。

我们村,菜地是白土地,喂了多年农家肥,仍带着几分黏糊劲儿。新鲜的泥土被北风一撩,黏糊劲儿立刻硬朗了。不当心,便会撞破红萝卜本就单薄的外皮,只能用巧劲儿。至于怎么个巧法,无法用文字描述,那是通过无数次实践才能掌握的。被剥去泥土的红萝卜,得赶紧用草苫盖上,不然马上会冻成琉璃咯嘣。

红萝卜埋在泥土里,看不出高低贵贱。一旦出土,三六九等立刻分明。体态匀称、肤色艳丽、光滑直溜的,自然是上品。品相最瞎的,猪都不好好吃,它们有的像八脚章鱼,浑身还长满白须——这哪里是蔬菜,海怪还差不多。有的疙疙瘩瘩、疤疤痢痢——可以做根雕了。唉,龙生九子,地生百子。母亲叹气。我倒觉得有趣,这个像兔子,那个像螃蟹,越看越觉得土地玄妙。

装车了。海怪系列被胡乱垛到筐里,切碎煮了喂猪。母亲会在上品里再

筛选一次,选出二十来个,拧掉萝卜缨,不敢用刀切——这些是种子选手,要埋在早就挖好的萝卜窖里。其余的,一律拉到城里,送上市民的餐桌。

刚打春,风也柔和,光也明媚。酥软的泥土冒着热气儿,等待人们春耕。

种子选手,也只能栽在田埂上。除了土豆,其他块茎植物,如藜芥、蔓菁、白萝卜,种在田埂上的居多,它们照样发粗长大。田埂地势高,不受水淹之苦——块茎植物怕涝。田埂里埋的粪疙瘩多,底肥充足,一个个拳大胳膊粗的。

栽下的种萝卜,不出一周,就会冒出黄色的嫩芽。随着气温上升,头上的缨子越来越多,越来越旺。一直长到初夏,抽出的花梗上,会绽开一朵朵小伞。花朵细碎,白中透着淡淡的红,挤在一起,不几日就会变得苍黄,是菜地里一道无人观赏的风景区。白萝卜花呢,娇俏可人,我见犹怜,更别提蜜蜂啦蝴蝶啦。红萝卜、白萝卜,都是萝卜。差别咋就这么大呢?

红萝卜的种子,圆、扁、薄、轻,周边长满毛刺,如缩小版的风火轮。花伞完全成熟后,这才揪下花头,挂在房檐下干透。播种前一天,母亲把花头放在簸箕里,使劲揉搓,分拣干净,攥一把在手里,毛茸茸如一只鸡雏。

辛苦得来的萝卜籽儿,被母亲大把撒在三寸深的土沟里。看母亲如此“阔绰”,我忍不住提醒:太多了,多浪费啊!母亲会说,红萝卜力齐(音)……至今,“力齐”该用哪两个字,我仍然迷惑。可道理我很明白,有钱买籽儿,没钱买苗儿——深谙庄稼天性的母亲是在告诉我:单个红萝卜籽,力量微小。它们只有抱团形成合力,才能推开头上的泥土,跨出生命征程的第一步。

